

星期天夜光杯

肖全：人像摄影是灵魂切片

◆羽成

人流穿梭不息的 PHOTOSHANG-HAI 影像艺博会现场，肖全拍摄的人像作品《易知难》被挂在外墙最醒目的位置上——相片中的女子一头长发，倚坐琴凳，目光忧郁隐隐有泪，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却透出了对这个世界的反叛。忽然，有个路过的高个子老外轻声叫起来：“天哪，有人亲了她！”——不知何人、何时，悄悄地隔着玻璃，在女子的唇边印上了一个清晰的唇印。

《我们这一代》里，肖全镜头下的女子，多为年轻、美丽、聪慧的女子，除了奶奶，觅不见一张皱纹密布的脸，“我也曾想过拍迟暮的女子，我看过一些明星之前演的电影，明显感觉她们身上曾有的高贵气质在渐渐消减，我不想用通常的方式记录她们。”

摄于 1991 年的《易知难》肖像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下，居然还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眷恋，这不由让肖全感到困惑。然而，易知难在自己的照片广为传播之后，却消失在肖全的视线里。直到有一天，在肖全某个展览的最后几天，一个年轻女孩找到了肖全，说“我们到姑姑的照片面前拍张照吧”。孰料，这个女孩嘴里的姑姑竟然就是易知难。“我当场就在微信里对她喊：我找了 you 三年啊！”肖全说。易知难当时正在德国旅行。通过她发的照片，肖全发现那个被自己定格在忧郁与不甘之间的美丽女子，“虽然有 over 一段非常糟糕的日子，但目前过得不错，我真高兴看到她依然喜欢身穿颜色艳丽的服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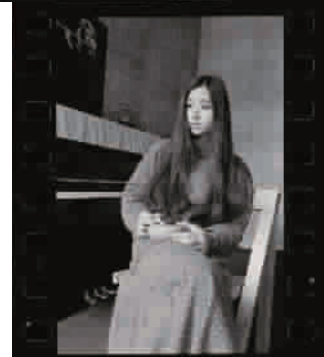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肖全摄：王安忆
► 肖全摄：崔健
▲ 肖全摄：易知难

记者手记

《我们这一代》里的肖像摄影作品，在这些年里频频展出，仿佛越到当下，照片里的人物越能显现出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精神光荣来——他们既收获了知识，也沾染了历史尘埃。但是，那些在相片中定格了的情侣或者夫妻，只是当时已惘然，大部分在现实中风流云散，各奔东西，作为歌星的她和他，作为诗人和画家的她和他，作为学者和主持人的他和她，同为诗人的他和她……莫不如是。

肖全不由慨叹，“我们都应该勇敢而平静地面对曾经做过的事，说过的话，不能违背曾经走过的路，也没有人责怪彼此。我现在拿出来展览，他们并没有阻止。”谁都无法否认，凝结在银盐底片上的那一刻，是多么美好而真实的时光。



■肖全在尼泊尔

第一张肖像照拍的是奶奶

1980 年，喜欢涂涂画画的肖全 21 岁，开始到航校当兵。父亲给他寄了 180 元，让他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相机。180 元在当时，近乎一个人工作半年的全部积蓄。在父亲看来，也许觉得相机就是一个玩具，就像儿子想要个皮球，他就买个皮球送给儿子一样。买了一台机器，在部队里又订了好多摄影杂志，肖全由此了解了一些西方摄影师，知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方式，无论当下的纪实摄影相对于当代艺术范畴的观念摄影如何格格不入，肖全至今坚称，

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布勒松，以及拍摄过邱吉尔愤怒一刻的加拿大摄影师尤素福·卡什，这些著名纪实摄影师的经历给了他最初摄影的启蒙。肖全认为，真正让他对肖像摄影开始感兴趣的是 1983 年在杭州海军疗养院的经历。“当时，我遇到了上影厂的老厂长徐桑楚、老摄影师黄绍芬，和他们在一起时，我就给他们拍照片。”老人们宽容地看待这位爱在他们面前摆弄摄影器材的年轻人。相片洗出来后，他们都非常喜欢。肖全回到部队，他们还时常给他

寄杂志，寄照片。“是前辈的鼓励，也使得我后来对拍摄人像有了更大的兴趣和信心。”

其实，肖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肖像照片始自 1976 年拍摄 76 岁的奶奶，3 年后，奶奶去世。“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，我每次远行回家都会发现家人的变化，母亲在渐渐老去，生病，病得说不出话来，小孩子又在迅速成长，身边的女人的变化让我感觉时间的力量无法阻挡，时间带走的东西太多，比如三毛，我拍完她后的几个月，她就自杀了。”

“王安忆就没把我当外人”

为了拍摄前更好地沟通，他陪作家王安忆、残雪买过菜。在肖全的镜头下完全放松的三毛曾认为肖全是一个“敏感的，脆弱的”摄影师。

“当兵时看王安忆的书，觉得有种戴着草帽艳阳天的感觉，但见了，却很哥们，极北方化的女子。而面对残雪，你也不能用许晴的美丽标准来评判她。我用相机记忆，如果不用相机，杨丽萍在长城上的起舞就无法保留下来。”肖全说。

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因为“我们这一

代”的拍摄，经陈村的推荐去王安忆家时，王安忆就对他说：“肖全，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和你结婚。”多年后，肖全在给王安忆的信里写道：“当年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……我听你的话没有骗那些小女孩再和我结婚。”前不久在上海 K11 的展览，他想对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表示一些些的敬意，便把王安忆的照片挑出来，作了展览海报，敏感的他还是有一点点怕王安忆不高兴，随即，王安忆给他的短信打消了顾虑：“肖全你好，我家正装修厨房，走不开，我虽

然没走进展厅——那样大幅的广而告之，走进需要勇气呢，车从外驶过，觉得那照片真的好，可说最好！那一片旧房已经拆掉，许多故人遗迹也消失了，从我面向左拐，张爱玲的弟弟就住其间，弄口则对着傅雷的家，谢谢你当年给我拍照！安忆”。

“王安忆就没把我当外人。”肖全说。如果，不曾理解镜头对面的这个人真正想和世界说什么，是拍不出这样的人像作品的吧——仅仅拍出一具躯壳的摄影师又何其多。

“专业精神与对女人的疼爱”

前几日刚刚去世的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·吕布与肖全的交往非常之深。

1993 年，肖全凭着自己马马虎虎的英语水平成为马克·吕布在中国时的助手，这段经历使肖全把马克·吕布视作“师傅”。他从马克·吕布身上学到了“专业精神与对女人的疼爱”。

第一次见到这位当年闻名世界的七旬摄影师，一头银发的他像个学者，见面便是有力的握手。一老一少当

天下午就开始了工作，拍摄广州火车站，“他让我顶着他，一边对我说：Don't move !Don't move !”1992 年，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，1993 启动了进一步的改革开放。在法国的马克·吕布非常敏感而准确地感受到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气息。从 1957 年第一次来中国，他的心里就有了一个路线图。

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广州炎热的阳光下，马克·吕布特别喜欢吃芒果，拍摄完之后就让肖全去摊位问价，问了之后他可能有些不舍得，就径自往前走了，肖全偷偷地买了几个放在他的摄影包里。拍摄结束，肖全拿给他看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，直呼：乌啦啦！

1994 年，马克·吕布又来中国，遇见肖全，他说肖全胖了，“马克永远背着几部照相机，永远在观察，永远在拍照。”肖全说。

2009 年，肖全在巴黎见马克·吕布，他们已经 13 年没见了，上街时，虽然没有背相机，已 80 多岁的马克还一路不停地比画给肖全看：“好照片！好照片！”“这正是我要学习的，对每个生命的尊重。当他面对我，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我觉得，这双温暖的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。”

马克·吕布说过：“当我遇到我爱的女人凯瑟琳的时候，她让我重新出发了。”而这句话“毒害”肖全至今。